

家人書讀

彩寫傳奇書畫
A Sentimental Journey
Tung Chiu and his Family

展覽 2017年4月14日至29日
星期一至五 上午10時至下午4時
星期六至日 上午11時至下午3時

EXHIBITION 18-29 April 2017
Monday to Friday 10am-4pm
Saturday to Sunday 11am-3pm

紙墨珍藏：在董董橋書齋 探一抹舊時月色



董老坐於書桌前接受訪問。

今年適逢董橋翰墨生涯歷時半世紀，加之董老新書《讀書人家》出版，香港蘇富比將董老半山書齋搬至自家空間策展，「讀書人家——董橋書房剪影」，首度向公眾公開逾百件董氏珍藏。

以「舊時月色樓」命名書齋，也許只有董老當得起，他在舊日時光中看過前朝風景，沉浮書海歷半世滄桑也藏得住那抹月色。傳媒導覽當日，七十五歲的董老清瘦依舊儒雅依舊，記者們圍着他緩步而行，聽他一件一件地耐心講藏書，聽他說舊時風月，談故人故事，才領會到這一室清雅，不僅是文人愛好，更是上一代舊文人留下的遺痕，也是他回去那個時代的通道。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夢薇

2014年從傳媒火線退歸，變作「舊時月色樓」樓主寄情書畫，如今75歲的董老自言幾十年的煮字生涯仍不忘親近字畫、舊書和文玩。今次展出的董老珍藏，種類包括書畫信札、文房雅玩、西洋古籍、藏書等，同場呈現還有董橋書法近作與手稿。

獨愛文人小品 芥子納須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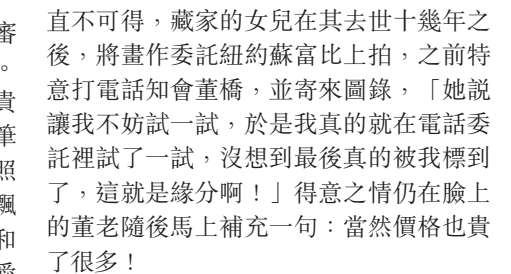
張充和、臺靜農、江兆坤、錢穆、伊秉綏……董橋追憶的舊時光不在夏商，也非明清，而是中國最後一代文化貴族生活過的民國。17歲赴台，董橋七年台島生活讓他愛上「民國味道」。談及所謂藝術品「審美」，董老並不贊成此種提法，對他而言，古今中外從無甚麼審美標準，識見人人不同，性情決定喜惡。展中所掛書畫小品，件件內斂含蓄，連貴氣逼人的張大千也只是小小紙箋上的幾筆線條，和齊白石幾筆寫出的白菜一起，照射出他的文人品味。董橋曾說：「文氣飄香的都愛，華貴庸俗的不收」，對於書和畫，他一向講求「脾性相投」，自認只愛「精細」小作，「精細的才是文人畫，也因為是文人畫，我們『寫文章的人』就特別有感情」，那天下午傳媒導覽董老站在他不施色彩的張大千前，時間在紙上消弭，讓人恍若看到兩代文人之間的對話。

文人筆墨裡，溥心畬這樣的天然靈氣和文人功底當然是董老的最愛，對他而言，溥儒的精細小品不僅是筆墨，更染一縷舊文人身上獨具的清香。讀書時既已鍾情溥儒，直至畢業開始購藏，「那時溥先生還在世，他的書和畫是文人的東西，就算是比較通俗的題材，他畫出來的意思也是一樣的。」溥心畬之作董老只藏小品，指「溥儒的小件比大件好」，一件溥氏雪景《林亭積雪》，迷濛天地間兩高士亭中相對而坐，畫面透出一種難言的高貴逸氣，董老將之與一件同為溥儒的七言對聯相配，聯曰「藏書樓敞星連棟，戴笠漁還雪滿衣」，無論文字抑或清雅筆墨中都可窺這位舊王孫公子極高的心氣。「溥心畬的小字迷人，寒玉堂特製的花框楹聯紙又小又俏，配上溥先生的小楷尤其絕品。」董老說自家的溥儒其實都算不上大小，但是依舊妙趣好玩。

嘆言舊中國的庭院文化漸漸稀薄，文人畫式微，文人字加倍難求，董老說無論張充和畫的山水冊，吳子深寫的小墨竹，隨時往牆上一掛都散發出舊日清香。馮康候題引的溥儒小手卷《壺壺歸壺》，他八十年代一眼看到就鍾情，因藏家難得一



溥儒雪景《林亭積雪》董老配七言對聯



沈尹默贈張充和《虞美人》三首。

直不可得，藏家的女兒在其去世十幾年之後，將畫作委託紐約蘇富比上拍，之前特意打電話知會董橋，並寄來圖錄，「她說讓我不妨試一試，於是我真的就在電話委託裡試一試，沒想到最後真的被我標到了，這就是緣分啊！」得意之情仍在臉上的董老隨後馬上補充一句：當然價格也貴了很多！

不過收藏之事從來都是緣來緣去，得失亦不由人，董橋說，「歸誰收藏與其說是誰的福分不如說是作品的造化」，好比沈周之於《富春山居圖》，或許得不到的才是一份存在心底的收藏。

台北魯二叔舊居廳堂上的溥心畬「闌心依舊」小橫匾，五十年來，董橋牽掛依舊，陸小曼作畫的成扇《秋山圖》亦是繫繞於心的難忘舊愛。目前市場溥儒作品真假難斷似夢似幻，成一眾藏家的顧慮，董老笑言多年歷練目前可算是溥氏鑒定專家，不過如今溥儒市價讓其佔有慾念「冷了一大截」，「年事漸高，戒之在得，不過偶爾看到精緻小品還是動心」。

不過，董老並不諱言自己所藏真偽，「藏了多年的溥儒小山水，忘記在台灣何地所購」，坦言至今不知真假，趕緊補充「其它字畫我就敢肯定是真的」。可嘆文人的收藏從來都是發乎情，起因於一眼之間與字畫、作者產生的情感連結，藏畫似真似假，也讓藏者和作品之間有了別樣糾結的緣分。

紙上交織故情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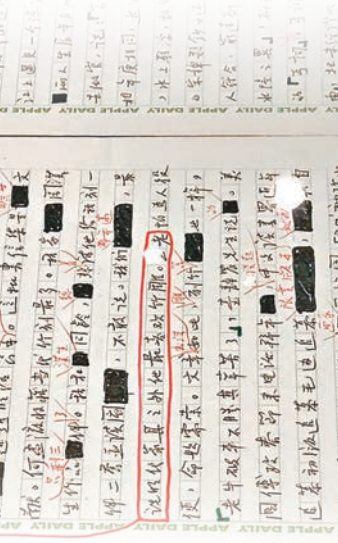
字畫之中人物相會，董老不禁為文慨嘆，「一段翰墨因緣終於留住一抹清馨的倒影」。40年前胡適在民國才女張充和家中一口氣寫了42件書法作品，後來張充和將其中一張行楷小詞讓給董橋，指着詞後落款的「給充和寫」，董老感嘆作為白話文專家的胡適，語言太講究了！「你們知道這裡為何是『給充和寫』而非『寫給充和』嗎？很簡單，因為如果是後者就變成情書啦。」沈尹默贈張充和的小字錄了三首《虞美人》，上面的花框是沈先生親手繪的，此後董橋又收藏到臺靜農給張充和的《墨梅》，「臺老、充和老二人是同門，又都是當代書法大家。看臺老寫給張充和的梅，就能感受到那一代人之間的交往是多麼淡雅啊，連寫出來的字和畫，都有一種味道和胸襟在裡面，都可以見到一種美。」



董橋藏《魯拜集》



董橋藏西弗林藏書票



董橋手稿

文物鑒定家朱家潛曾為董橋工整整手書小楷陳述「玩古」諸書，董老回憶起幾年前朱老過世，「他的毛筆字可不是隨便寫的，那時我剛剛開始玩古董，就求他幫我寫董其昌的《古畫十三論》其中一段，講玩古董沒什麼好處，哈哈」，同時感慨朱家潛是「老一代的人」，每年叫他在香港買日曆寄過去，「一天天撕下來那種日曆，有農曆、吉時凶時在裡面，搞到我自己現在也開始用起來。」芥子之中藏須彌，一世代的文人舊事，影影綽綽寄在董老所藏之中。

君子之交 信裡相逢

講解到與上一代友人名流之間的通信，董老笑問記者「這個人你們聽說過沒有？」得到否定答案，他親切地得意一笑，你們這代人太年輕啊！

八十年代從倫敦回港即任《明報》總編，幾十載辦報，董橋結緣一眾友輩文人，白先勇、林文月、余英時、陳蝶衣、南宮搏，場中一頁頁文人信札，尚帶故時人情餘溫，詮釋「君子之交淡如水」的美。

今人鮮少手書通信，董橋將其視為最珍貴的「古董」。陳之藩被他譽為滿身文學細胞的電子學教授，董橋主編《明報月刊》與在美教書的陳氏約稿，二人開始通信長短短百餘封，「我們都是怪人，通上了上百封信也沒見過面，後來他到香港中大當電子系主任那幾年，我從來不中大去拜訪他，他也從不進城看我。」後來陳氏結婚，董橋送去花籃，陳和夫人站在花籃前拍了照片寄來以表感謝，董橋收到「很開心」。相較如今WeChat，臉書令人日日相聚，前輩文人之間相交淡寡如此，卻可以沉澱出如此澄澈的真誠，實在讓人羨慕。董橋形容前輩們「一輩子的信永遠裝信封、貼郵票、投郵筒」，而今他自己雖依舊效仿古法多用手書寫信，不過坦言會「簡化程序」，為圖方便，寫好之後傳真給對方，說按鈕的瞬間竊竊歡喜自己「也做了半個現代科技的用戶」。

讀書，藏「絕色」

「絕色」展區陳列部分董老收藏的西洋古籍與藏書票，一套12冊的麥米倫出版精裝《藍姆全集》是侯爵保羅·愛德華舊藏，董老讓記者們靠近來看，每冊都是棗紅色皮面燙金，包裝閃著舊日華光，封面正中鑲嵌一幅皮畫，名震書林的Bridsall裝幀更是藏書身價的耀眼光芒。董老自言受英國文學影響，倫敦時曾下苦功閱讀英國文學，少時也曾讀毛姆和狄更斯，西洋古籍如今便成了他珍藏在手的一捧舊時月色。

最寶貴的珍藏《魯拜集》(Rubaiyat)，他指出最寶貴的初版《魯拜集》是著名書籍裝幀家桑科斯基在1909年所製，材料十分繁複，用5000塊切片皮革、100平方英尺的赤金箔製成，千餘顆寶石，最終卻與乘搭鐵達尼郵輪赴美的藏家主人，共葬海底，如今董橋所藏的是書商在幾十年後替他找到的1910年裝幀版本。

場中展示了董橋用十餘年藏得的14冊 Ian Fleming《007 小說全集》初版，第一冊更有作者親筆簽名，是孤本，也承受了董老難得一次「志在必得」的藏心。原來，當初

書商給出很高價格並允許分期付款，董老回憶當時說：「我不要，老年人背不起欠款的重負」，幾番商量終以「割到見骨的价格」買到，「我電匯書錢，他寄來書，我這樣的年邁書癡終於圓了一份虛榮心。」

愛書、讀書、藏書，董老在著文裡寫道：匆匆一輩子，書架上沒有基本發光的藏書似乎對不住自己。

藏書票的專區，因涉及「春畫」故立有「18+」警示牌，在文人氣息瀟灑的空間裡顯得十分調皮可愛。藏書票董老獨愛西弗林，畫者一生低產，董老一共珍藏七八十款以及一些草稿作品，不大的展示空間，摘錄了董老好長的文字說明，可見他對此付諸的極大熱情，預計能耐心讀完的觀眾不多，不過藏書票本就是讀書人自己心靈棲息的方寸天地。

為文者須「用功」

75歲的董老坦言現時通信可以寬限至email往來，但是對於文章，他至今堅持非「手書」不可。自言作文時下筆很快，萬字之文往往一小時便可成就，但交稿前卻要反覆修改七、八次，為的是不負每篇簽上自己名字的文章。

展出的專欄手稿，一頁頁綠色稿紙攤開，手寫的墨跡，紅筆圈改滿佈，激發起一眾晚輩媒體人的無限敬仰。面對採訪時諸位記者追問文章事，董老一改談藏時的淡然神色，嚴肅而毫不委婉地指出，文字好壞全在學養，而做人最重要的是要用功，「作文多講無用，不說好壞，寫文章一定要很努力，案頭工作要用功，必須要看看很多書，把自己關在書房裡用真功夫。」

想起羅孚曾說「你一定要讀董橋」，20年後才子馮唐說「你一定要少讀董橋」，論點發表各有前提，文人之間的褒貶亦是古已有之，不過預展場中董老說「用功」，真正是現時青年應銘記肺腑的規勸，前輩長者對於學問仍懷抱如此信仰與恭敬之心，只此一點就值得欽佩，值得後輩細細品味箇中道理。



董橋收藏的《藍姆全集》

字如人，如楷如行

展覽最後一部分是董老自己的書法作品，清雅小楷或行楷寫在一張張小詩箋上，裱得很漂亮，想想古稀之年字能寫得這麼認真實在難得！不願多說自己的書法，只在小序裡寫道書法他一生不喜草書，偏愛的是小楷和行書，因為是真本領、真性情。「小時候家中大人天天叮嚀寫字一筆一劃有頭有尾才長壽：字無福相，人無福氣。我從來都信，老了還信，從不寫難認的蓬頭草字。」半世文章情，「最後的文化貴族」、「民國遺老」，說的可能都是董橋，但在那天的展場裡，「一筆一劃，有頭有尾」，才是我看到對董老的最好註解。